

长篇历史传奇小说

海盗

Haidao

Niawang

一代绝色佳人、海上女侠的海盗家族传奇秘史
神秘的海底古 [REDACTED] 剑影刀光
一代女杰，辛 [REDACTED] 的爱恨情仇

下

谢明伟◎著

AR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一代绝色佳人、海上女侠的海盗家族传奇秘史
神秘的海底古城，为夺珍宝环生险象、剑影刀光
一代女杰，辛亥革命大潮里义薄云天的爱恨情仇

长篇历史传奇小说

海盗女王

谢明伟◎著

Haidao Nüwang

AR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盗女王/谢明伟著. - 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2. 12

ISBN 978-7-5396-4094-5

I. ①海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00432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岑 杰 段晓静

装帧设计: 丁 明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3533889

印 制: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4235059

开本: 710 × 1010 1/16 印张: 42.75 字数: 700 千字

版次: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68.00 元(上、下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下
卷

Haidao Nūwang
海盜女王

Chapter 16

64 迪加那岛在南洋中名不见经传，对于海盜女王媚香来说，这是她到槟洲的捷径。

一个多月来，她和兰凤女扮男装，踏遍宜州府及下辖十四县城，千方百计寻找顾望北的母亲，如大海捞针终无结果。失望内疚中获知冯世庸的混合舰队已开拔，正气势汹汹杀向海神岛。她和兰凤必须赶回海神岛，搭船到了迪加那岛时正是半上午。

下了船两人就去打听去槟洲的船，从那里让槟洲信义货栈潘掌柜弄只船速去海神岛。

一个身着灰长袍，脚上是短靴，光头，似僧又非僧的人，手摇黑锦缎扇。正在码头悠悠闲步，忽然看见匆匆而过的媚香和兰凤，便提步赶去。与她俩擦肩而过时，这人偷偷瞟了两眼，随即转身绕开。辗转几个码头都没有到槟洲的客船，货船也没有。媚香和兰凤只得找个客栈住下来等船。

晌午时分，兰凤对坐在窗前远眺的媚香说：“媚姐，这里海鲜特别有味儿，难得来这，我们去找个最好的饭庄享享口福。”

“算了，就叫店小二弄几个家常菜端来吧。”

“媚姐，虽然一路上开支不少，但我带的钱还多着哩。”

“凤妹，要吃，你自个去吃海鲜。姐没胃口。”

“哎……姐，你已尽最大努力了。虽然没找着顾先生的娘，但我们杀了郑海

伯、哈森荣，血祭了顾老爷。也是替顾先生报了仇。顾老爷在天之灵有知，也满足了。何况，我们在海屿镇历经艰险，出生入死，付出这些，应该对得起顾先生的，是问心无愧的。看你，近来吃不下睡不安稳，我都愁死了。”

媚香明显地瘦了一圈，有些憔悴。她有着无限的愧疚，还有对顾望北的无限牵挂，也担忧着日月剑的下落。没有日月剑，也就失去打开历代南洋王藏宝和秘籍宝库的神奇钥匙。这些都压在心头日益沉重，有时甚至痛苦得心灰意冷，神情涣散，似乎活着是多余了。骨子里她需要一种信念支撑，或者说要一种刺激、一种挑战来激励自己挺过去。这个过程是兰凤难以理解的。混合舰队杀向海神岛，申胥夷报信顺利吗？雷三迎战充分吗？再充分，面对强大的混合舰队，能挺过去吗？

“媚姐，你是病了，我早看出来，只是忙于应付一个接一个的险情，没工夫请郎中。现在，趁等船我去请个郎中给你把脉，吃两剂药，调理调理。”

媚香只得说：“哎，就听你的，好不好？把物什收拾好，去吃饭吧。”

两人出了客栈沿街而去，挑了间很气派的饭庄，进了雅间，点了几样特色海鲜菜。正吃着，忽然闯进一个乞丐，披头散发，衣裳褴褛，一股恶臭。

乞丐走拢她俩桌边，兰凤捂着鼻子，厌恶地喝道：“去，去……”

媚香却说：“凤妹，都是天涯沦落人，何必如此。”

“媚姐，不是我发火，而是你这些天没吃啥，好不容易才缠你上这吃点可口的，调补身子。又碰上这，好不恶心！”

店小二闻声过来，撵乞丐。那乞丐赖着不动，瞅着媚香、兰凤目不转睛。

媚香对店小二说：“也罢，小儿哥，你在楼下另开一席，上好酒，让来者和他的朋友饱餐一顿，记我账上。”

乞丐欢喜得手舞足蹈，对媚香鞠躬作揖，跟着店小二去楼下。

面对一席珍奇海鲜，媚香也味同嚼蜡，兰凤吃得津津有味。下了楼，见那乞丐正和他的一帮哥们吃得热闹，不用筷子，手抓鸡鸭撕扯，嚼咬得油水滴答，大碗灌酒。嘻嘻哈哈，旁若无人。

兰凤在结账。

那最早在楼上雅间来的乞丐是个头儿，他一手抓鸡腿，跑来对门前的媚香说：“多谢了，公子，你有大富大贵相，将来必是大官人。”

“谢你吉言。请慢慢吃好，喝好。”

“公子，有人叫我传话给你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媚香四下一顾，满堂食客，没有熟悉的，“你别是听错了吧。”

“这人说，他晚上来你客栈。”

媚香不由得警觉起来，细细打量乞丐头。

乞丐头说：“公子，我也是四海漂泊的，有缘得到你的恩赐。相信我不会有邪念的。传话的人，我的确不知道是做怎的。但面善。”

夜里，响起敲门声，兰凤见又是饭庄遇见的乞丐头。现在，他换了较整洁的衣裳，也没了臭气。

“请进。”

“不，那人叫我来带您去见他。”

“在哪？”

“跟我走吧。”

媚香与兰凤早就等着的，现在两人出了门。

乞丐头说：“那人说了，只请大公子去。”

兰凤说：“我们哥俩从来都是形影相随。”

媚香说：“好，我就一人去。小弟，你早点睡吧。”

兰凤不放心：“可是……”

媚香摆摆手，跟随乞丐头轻轻走下楼，出了客栈大门。拐过两条街走到城外一座破庙里。殿里早已没了塑像，成了众乞丐的窝。媚香被引向偏殿，投下的月光把殿内映得灰灰的一层亮。

带路的乞丐头说：“请稍候。”便出去了。

媚香立在破败的偏殿，瞅着门外，好一阵没动静。在殿内瓦砾中走了几步，正在这时背后有人问：“公子似商非商，为何来到迪加那岛？”

媚香转过身，灰灰亮光中那人长袍拖至脚背，黯然中双目透出的光熠熠生辉，但脸却看不清似乎是有意要遮蔽。听得出，来人猜出她是外来的。如果说来人是郑海伯的人，也不可能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见自己，也不可能是官府的捕快，那么，来人是谁？

“请问前辈高姓大名，托人传晚生，萍水相逢，请问有何赐教？”

“赋性生来是野流，手持竹杖过通州。”

“晚生愚钝，不解前辈玄机。”

“鬼门关外莫言远，四海一家皆兄弟。”

“前辈不妨直说，晚生洗耳恭听。”

“你可有一物丢失？”

“晚生一贫如洗，有何物丢失？”

“那物乃一剑。剑柄上嵌九颗宝石，上一颗白色，下八颗青、蓝、黄、红各二颗，共组成一个‘明’字。难道不是此物？”

来人所说的剑，正是日月剑。

此剑被郑海伯阴谋夺去又神秘失踪，郑海伯临死都说不知此剑在何处，媚香悲哀地以为今生今世与此剑无缘。在这远离海屿镇数千里的迪加那岛，在这凄凉荒妩的破庙偏殿，面前这个不识其真面目的人竟然说出日月剑的特征，还说是她丢失的。那么，看来来人已经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只是故意不揭穿而已。

她已陷入圈套。

这个下意识掠过媚香脑际。她踏上迪加那岛就被跟踪，饭庄巧遇乞丐头就是引她走向陷阱的开始。如今，偏殿外那群乞丐，一定早已把守得如天罗地网，一只苍蝇也飞不出。媚香颤了下，手搭在外衣下的手枪柄上。

“哈哈，哈哈。”来人轻轻一笑，这笑声突然变了，成了另一个人的声音。笑声中来人后退一步，隐在黑暗中如消逝，如钻入偏殿墙内。

媚香慌了神。这是她头一次遇见武功这般出神入化的高人。枪弹，对这样的高人已失去威力。怎么办？她正要凝神提气飞上屋梁，隐身其后，却突然感到一股寒气罩下来，从脑门往下沿着身子浸着冰雪，她放弃掏手枪，下意识地施展练就的寒功抵御。然而，来者的寒功如江河浩荡，她的寒功如一块冰砖，悬殊之大真是天地之差。眨眼间，整个身子发麻，木木的，冰人一般僵在那里。

“师父……”浑浑噩噩中，媚香意识深处浮出一个人，只是一个影儿飘飘逸逸，她唤了下，没出声就跌入黑暗中。

一閃间，来人从黑暗里显了身，左手扶着冻昏的媚香后背，右手贴在她丹田，两掌心腾起一股真气注入她体内，双手一转托举着媚香去了大雄宝殿，置她在供案上。媚香浑身一下热了，倏地睁开眼，见自己躺在一块残旧的供案上。

大殿空无一人。

媚香下了供案，跪在坑坑洼洼的地上，向残缺的塑像三叩首。

背后有人轻声说：“起来吧。”

媚香没起身，只是移了方向，正对着来人再叩首，道：“师……”

“施主，别吭声。起来吧。”

媚香感觉出面前的人是她的师父大侠寒江雪，她夫君朱七的小叔朱奕询，论辈分她也该称他小叔。

“小叔，请受侄媳一拜。”

“好了。这不是说话之地，跟我走。”

“那丐帮呢？怎没影儿？”

“事已完，他们早散了。”

出了破庙，沿着上山的路进入一片林间。有间茅屋，是打猎者避风雨的。在四周如亘的寂静中，寒江雪点亮松脂灯。

这时，媚香看清他的面容，很陌生，刹那间她觉得这不是真的师父，而是一个冒名顶替者。

“媚香，你很奇怪吧。难道，师父的话音，你记不清？”

“在你发的寒功中，我证实你是师父。但你的话声不对。我清醒后你唤我，那时的话声是师父的。但你的尊容是另一人。”

“你听说过乌柏山的阮乙吗？他就是江湖人称变幻神医。他家祖传绝技就是变脸术，用祖传的配方敷在脸皮上，可滋长新皮与原脸不一样。多年前，师父就实施了变脸术。不过，我与你在偏殿对话时，已说出了七王与你才懂的接头暗语。你没有认我。”

“师父，你的暗语一字不差。可是，没看清你的脸，也没听出你原来的话音，不能贸然相认的……恕弟子无礼。”

“你能如此谨慎，为师很是欣慰。江湖险恶，不可不防。”

寒江雪听听四周，又带媚香出了茅屋后门，来到一处墓茔前，掏开一块石条，抽出一个长布袋，封好石条。回到茅屋里。

这布袋细长，黄缎质地，里面如放了一把桐油伞。寒江雪打开黄缎袋，取出一截竹筒，拧开筒盖，轻轻一抖，滑出一根精雕的画轴。画的是山水，用锦绸精裱。点了机关，画轴拆开露出一柄剑，剑鞘剑柄泛出奇异光彩，把媚香眼前映亮。

正是她日夜惦记的日月剑。

那剑柄，剑鞘上的色彩图案，那排列呈明字的宝石，无不透出高贵和霸气。寒江雪抽出剑，明晃晃寒气逼人。寒江雪抽出衣裳袖口的几根纱，吹口气喷在剑刃，断为两截。

收好剑，寒江雪恭敬呈上：“女王，此剑已验，现在完璧归赵。请收纳。”

“师父，弟子……”

“现在，你是女王。这是南洋王先祖的传家宝，你是它的新主人，受之无愧。”

媚香庄重地接过剑，装入竹筒拧紧盖，放入黄缎袋。

“师父，这剑怎么会落在你手上？”

“天意。”

“天意？”

虽然寒江雪云游四海，但他时刻关注着南洋的消息。听说媚香被郑海伯阴谋陷害，逃走了，但日月剑失踪了。寒江雪化为神秘的黑影人，先袭击郑海伯，审问部下，再利用清廷大内密探诱惑郑海伯，借刀杀了密探。媚香、兰凤袭击顾府时，寒江雪曾出现过但没露真容，却悄然跟踪媚香、兰凤在密林中杀了哈森荣，后又让猎人王三接应媚香三人并指点他们去水明镇。一个偶然机会，寒江雪通过乞丐发现日月剑在一个江洋大盗手里，此大盗早有偷郑海伯之意。媚香逃走那夜清芳阁激战惊动宁海镇，大盗抓住这个极佳机会潜入清芳阁盗走日月剑和两匣珍宝。寒江雪密杀大盗夺了此剑。后来找两个匠人，分别按图做了柄与鞘的包装，剑外便成了一个画轴。

“师父，你真神了。弟子多次想过，我的这些遭遇如一盘棋，弟子就是棋子。有一神秘的黑影人，却把结局看透了，弟子又佩服又胆战，艰难前行，如履薄冰。没想到，那神秘的黑影人竟然是师父！如不是亲耳听说，又把日月剑拿到手中，弟子绝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就是做梦，也没这样完美啊！师父，弟子不知如何感激才好！”

“天意。天意不可违，也不用感激。”

“跟我回海神岛吧。”

“为师山野之人，还是云游吧。不过，海神岛大难在即。你和兰凤得赶紧回去。”

“那……何时再见师父？”

“有缘再见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现在天正黑，你背上日月剑回到客栈吧。为师有一句话，你要记着：此剑比命还重要，最好秘藏于迷幻岛。”

“迷幻岛?”

“难道朱七没给你交代吗?”

“他说过的。弟子一直没机会去找迷幻岛。”

“找不到的。它的存在正如它的名儿——迷幻。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说法。一切要你悟,大彻才有大悟。”

“弟子牢记。”

“此剑既是宝,也是祸……”

“啊!”

“媚香,当初郑海伯骗你去宁海镇,你不该佩此剑去。郑海伯想夺历代南洋王藏宝野心已久,如何解藏宝图秘诀七王已密告你了。但必须要与日月剑的秘诀结合,才能找到藏宝。而你佩剑去宁海镇镖局,险些使郑海伯阴谋得逞。你还是年轻了,看不透江湖险恶。今后一定要把剑藏好,不仅要保住历代南洋王藏宝,更重要的是保住你自个,懂吗?现在,江湖上已有传闻,说日月剑流落在外,引起贪欲,因而刘海伯、李海伯、田海伯等等必然闻腥而来。如此,奇祸危机也追逐你。媚香,你是防不胜防啊!”

这是绵绵无期的巨大危机,血淋淋的残杀注定充满她的一生!命运真是太残酷,残酷得媚香无法形容,也无法述说!

寒江雪推开门,一闪身走出。

媚香回过神,跟着出去,却不见寒江雪,他早已消逝。

四周迷茫浓黑,无声无息。一种无法述说的感情凝固了她,如被寒功冻僵一般,默默立在门前,抚摸背上的黄缎袋,朝着意识中的师父走的方向,深深三鞠躬。

然而,师父要她去找迷幻岛。可是,七王临终前说得很含糊,当时她心乱如麻,被突然的悲哀压得要崩溃,七王说的迷幻岛的事,太玄乎。还以为他在胡言乱语,也没当回事。现在后悔有何用?只得去寻找,也必须去找。

可是话说回来,去哪找呢?迷幻岛究竟在哪?

65 槟洲信义货栈分号账房先生收账回来,一脸灰暗进了掌柜潘洪安的屋。潘洪安见他这模样安慰说:“哎,账没收回来没关系,也许人家的确资金周转不开。这是常有的事,犯不着生气……”

“不是生气,是气死!”

啪的声，账房先生把提包甩在桌上，抽出一沓报纸塞给潘掌柜。

几张报头版都登有清兵混合舰队扫荡海盗，大获全胜的消息。“海盗旗舰炸毁，海盗女王媚香，副首领雷三统统死于爆炸中……”

潘洪安把几份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，没读出其他的意味，却有股寒气从头顶凉透脚趾丫。

“一派胡言！”潘掌柜扔下报纸，愤愤地说，“这是官兵的讹传，邀功请赏的，不可信。谣言，统统是谣言。”

“现在，街头巷尾，议论纷纷，满城风雨。”

“不理它！只有我俩知根底，伙计们不明白我们与海神岛的关系。你吩咐值守的，把后院大门增添一个弟兄，要保证把狼狗喂饱。”

这天，信义货栈货船到达，贺船长匆匆来到后院。一个黑影飞蹿过来，贺船长飞起一脚踢在狗头上，狼狗狂吠……

值守的两个保镖从后院跑来，不认得贺船长，不准入内。

“我是本号的贺船长，快禀报潘掌柜，有急事相告！”

潘掌柜早闻后院大门的响动，这时已走到后院大门，忙高喊：“请，请贺船长！”又回头对下人说，“派人去码头卸货。”

进了潘掌柜屋，贺船长反身关上门，悲声地说：“哎！完了，完了啊……”

“贺船长有话慢慢说。来人，给贺船长沏茶，上好的碧螺春……”

“不，不忙，不能有外人来！”

“贺船长，这里没有外人的。”

“不，就我俩说说，要不，我都要憋死。现在，女王、雷三爷都……都去了……海神岛被血洗啦……”

“不要听信谣言。报上的更信不得……”

“不是的，不是谣言，不是报上的，是我亲耳听见的。”

贺船长顿了顿，眨巴着泪花闪烁的眼睛，坐在潘掌柜跟前，摇晃脑壳。

“这次船过那片海域，见了不少船的残骸，大小营的船我眼熟，残骸破片上有的特征残留着。后来，救起一个潜水队的弟兄叫何老二的，他断断续续给我一人讲了大战经过。惨烈，惨烈啊！何老二亲眼看见雷三的旗舰给炸得粉碎，还说，女王也在旗舰上的。”

“不可能吧。女王在我这里搭船走别的地方……”

“走别的地方后又回到海神岛。何老二说，他看见女王上了雷三爷的旗舰……”

“何老二在哪？为何不带来？”

“带来有何用？”

“我要问他。”

“别问了。他伤势过重，在我船上没救过来。前天，海葬了。”

“嗨！嗨！嗨！”

潘掌柜哽咽着，长叹几声，一屁股跌在座椅上。

安置好贺船长一行后，一直没有大营的鸽信，惴惴不安的潘掌柜病了，卧床不起。整个货栈都罩在一种无名的悲愁中。只有账房先生深知潘掌柜患的是心病，他替潘掌柜支撑局面。

就在这气氛中，货栈显得格外萧条。

这天，媚香和兰凤坐车到了货栈后院大门口，她俩仍是男装，都戴着墨晶养目镜。车夫拎着她俩的行李走入后院。

一个保镖说：“你走错了，这是货栈店员住宿的。客房在那边的。我领你去吧。”

车夫说：“主人吩咐的，直接拿进来。”

“哪个主人？”保镖问。

“我。”媚香说。

她没摘墨晶镜，看不清面容，即使看清店员也不认得。一身华服透出高雅气派。

兰凤似乎比媚香还有主子气质，双手叉腰，昂起头，宽边的博士帽下只看见她的下巴颏。她说：“你们潘掌柜没教你们懂规矩吗？告诉你，这是货栈的大客户、大老板。快，闪开！传潘掌柜来迎接！”

另一个保镖说：“老板息怒，掌柜病了。请跟我进去吧。”

说着，他接过车夫手里的行李往前带路。

正在里面的账房先生听见院落里的动静，奔出来在东厢房大门前迎着。

走来的媚香、兰凤虽然戴着墨晶养目镜，但那身姿气度是眼熟的。账房先生不由得一愣，跑上前来连连作揖：“啊！不知贵客远道而来，得罪得罪！请，请。”

说着，账房先生身子打侧，让媚香、兰凤走过，又吩咐保镖：“把行李放在我柜

台内，叫下人保管好。没有我的吩咐任何人不得来打扰。”

保镖转身把行李提走。

进了里间一个雅致的客厅，账房先生请媚香、兰凤入座，要单腿跪拜。媚香搀着他说：“前辈，不必如此大礼。”

账房先生恳切地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接着他唤来仆人沏茶，安排诸事。仆人出去忙碌。

客厅幽暗，也没了外人，媚香、兰凤这才摘了墨晶养目镜，呷口茶。媚香问：“账房，方才你神色恐慌，是为何？而且，整个货栈都很不景气。潘掌柜病了，也不至于货栈都一蹶不振吧？”

“王夫人洞察秋毫，小人佩服叹服！王夫人，近来传闻纷纷，各报上都说混合舰队大战海神岛，还说夫人和雷三爷都、都随七王去了……”

“哈哈。”媚香大笑。

兰凤急着问：“雷三爷真的走……走了？”

“不可能！”媚香断然说。

潘掌柜走来，一脸病容，又黑又瘦，在门口怔怔一阵，激动得泪花闪烁，几步过来，正要跪拜，媚香扶持着并让他坐在旁边，问：“听说前辈身子欠安，现在调理得如何？”

“谢王夫人挂念！哎，老朽这病一言难尽。”

媚香说：“这难，从何说起？说来听听，或许我能替你分忧。”

“王夫人，谢了！哎，这事得从报上说混合舰队鼓吹的大获全胜说起，老朽当然不信报上的，也不信谣言。几天前本号的贺船长来了，他的船经过大战的海域，看见大营战船的残骸。大营潜水队的弟兄何老二，被贺船长救起。何老二对贺船长讲了大战经过，他亲眼看见雷三爷旗舰被鱼雷炸碎，听见几声巨响。就是雷三爷和弟兄们跳海，那爆炸也把他们震碎……”

兰凤一声长号：“啊！三哥……”

哭不出来，憋得她脸发紫，身子一软，从座椅滑到地上。

媚香一把提起她，在她人中穴一点，好一阵兰凤才透过气，神情恍惚。

账房先生说：“快，请大洋药铺的高老先生来……”

媚香说：“别忙。我、雷三、兰凤，同是大侠寒江雪的弟子，情深义厚。兰凤妹年轻，没经过大悲大痛，乍听说师兄遇难，悲恨交加如失魂落魄，并非奇怪。我先替

她行真气，缓过来再请郎中调理。你先唤个信得过的丫鬟扶兰凤去里间躺躺吧。”

账房先生说：“明白。我就去办。”

潘掌柜说：“王夫人说的话点透了穴，也把老朽的病点好了大半。”

“何老二现在何处？”媚香问。

潘掌柜说：“他内伤太重，死了，贺船长把他海葬了。贺船长给老朽说了这事，加之大营没有鸽信来，忧伤渐重，才一病不起。幸而见到王夫人，老朽的病好了大半了，这下大小营有希望了。”

“你们二位前辈忠心守候历代南洋王开创的基业，我甚为欣慰。关于我与兰凤的事，不可露真情，要让伙计当我们是大客户。”

潘掌柜说：“那是当然的。正如前次你们来住一样，下人一概不知的。这是历来遵循的铁规矩，请王夫人放心。东厢房院落是院中之院，不可靠的人进不来的。”

“那好。我们去瞧瞧兰凤。”

走到兰凤房间的回廊上，媚香说：“潘掌柜，你亲自替我收拾间最隐蔽的房间，今夜我有要事和你说。”

“王夫人，老朽这就去张罗。”

一个丫鬟立在兰凤房间大门旁，媚香问：“你是什么时候在这儿的？”

丫鬟说：“小的是潘掌柜远房亲戚保荐来的。主要接待重大客户，所见所闻一概不问不说。”

“嗯，先退下吧。”

丫鬟轻轻走出回廊，还把腰门带上。媚香这才步入兰凤房里，檀香袅袅，温馨融融。

兰凤在床上凝视帐顶，仍在恍惚中，喃喃自语。

“凤妹，醒醒。”

“媚姐，我、我不想活啦……”

“胡说！凤妹，雷三是我们三个中内功最强的，又身经百战的，他没遇难。在此前，他就跳海了……”

“不，不会的……”

“当然不会死的……”

“不，我是说，三哥那秉性太傲，他说过一腔热血酿酒去，宁可死，也不在众部

下面前露胆怯。他即使跳海，也要坚持到最后，等众部下跳了后再跳。但这样，他跳不出船的爆炸圈，他，死……死了啊！我活着还有啥滋味啊……唔唔唔……”

媚香想起那次袭击英船“玛丽亚号”时，雷三受伤，兰凤当时也是现在这样要死要活的。

这个兰凤，咋这样痴情！痴情得疯疯癫癫。其实，刚才听说雷三死了，媚香瞬间慌得抽空了身子骨。但在这悲痛至极时刻，她不能乱了神！她告诫自己必须硬撑着，不然，就是最大的耻辱——一个脆弱的女王没人看得起！她触到内衣兜里的金怀表，一个强烈的呼唤在昭示她，使她镇静。

就在这时兰凤一声号哭……想起来，兰凤也很可怜。她苦苦爱着的雷三哥却不爱她，处在迷恋中的凤妹没察觉雷三的真正情怀，反而当作雷三沉稳，不善于又羞怯表达而已……当然，媚香也不忍去揭开这层窗户纸。她认为，情感如水，自然有水落石出时。

“凤妹，你歇歇吧。雷三是我的左膀，你是我右臂。在下属面前，特别是在长辈们面前，你别太任情太伤感，这对你身体不利，也对你的威信不利……”

“我不管！我要三哥！三哥死了，我也死了，还管那些……唔唔唔……”

媚香恨也不是，怜也不是，一跺脚，狠狠地说：“你不是我的凤妹，也不是三哥的凤妹！实话告诉你，如三哥知道你这样无能，只知道一味地哭，他会看不起你！”

“啊！看不起我？”

“必然的！三哥刚强，宁可一腔热血酿酒去，也不落半颗泪。他最看不起一味哭的女人，特别是你，一个大营的副将，这熊样儿，是耻辱！”

兰凤愣了阵，又哭了声，说：“这是爱，不是耻辱。”

“爱，不只是哭，还有更多表达。现在，最重要的是恨，是报仇雪恨。”

“三哥都没了，报了仇也唤不回三哥，我只要三哥！”

“糊涂！三哥在天之灵也烦你！”

“那你呢？为了顾望北，你在后山下的林子里，不也哭得昏天黑地的，哭在地上起不来吗？”

“放肆，反了你！顾望北为救我连累顾府满门抄斩，死了三十五个人，此情义薄云天！我哭是哭三十五个冤魂，是为了报仇！”

媚香恨不得给兰凤两巴掌，这个糊涂蛋，竟然揭自己的伤疤，还是妹子吗？“如你不是凤妹，你这样不晓大义、不可理喻的女人，我一刀劈了你！”